

陈耀群 著

校园深深

一个半途而来的教育工作者的自叙

即使道路坎坷不平

车轮也要前进

即使江河波涛汹涌

舰船也要航行



校园深深

一个半途而来的教育工作者的自叙

陈耀群 著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镇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深深:一个半途而来的教育工作者的自叙/陈耀群著. —镇江:江苏大学出版社,2014.8

ISBN 978-7-81130-813-6

I. ①校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陈耀群—自传 IV.
①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7628 号

校园深深:一个半途而来的教育工作者的自叙
XIAOYUAN SHENSHEN:YIGE BANTUERLAI DE JIAOYU
GONGZUOZHE DE ZIXU

著 者/陈耀群

责任编辑/芮月英 马一萍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: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6464(传真)

网 址/http://press.ujs.edu.cn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句容市排印厂

经 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/850 mm×1 168 mm 1/32

印 张/3

字 数/51 千字

版 次/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81130-813-6

定 价/1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:0511-84440882)



目录

1. 难忘的那年春节 / 003
2. 进校园的第一个岗位 / 007
3. 最难做的是人的工作 / 011
4. 既当老师又当学生 / 015
5. “爱之深责之切” / 019
6. 革新毕业生分配办法 / 024
7. 同时上两所大学的日子 / 027
8. 忙碌的办公室副主任 / 031
9. “海之召唤”与玉兰池 / 036
10. 重操新闻工作旧业 / 041
11. 宣传部工作的苦与乐 / 046
12. “服从命令是天职” / 049
13. 统战部长的“矛盾” / 052
14. “受命于危难之际” / 056
15. 船海系的“翻身仗” / 060
16. 难以忘怀的得与失 / 064
17. 辞不掉的“三办”主任 / 068
18. 重塑“三办”形象 / 073
19. 到“风口浪尖”上去 / 077
20. 我眼中的成人教育 / 081
21. “竞聘”风波 / 085
22. “站好最后一班岗” / 088
- 后记 / 091

大人物有大追求，小人物有小追求。如果小人物连小追求都没有，那么就连当小人物的资格都没有了。



人的一生总有些难忘的人和事，以及一些难忘的时间节点。如，1960年1月3日，我按武进县兵役局通知的要求去报到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；又如，1983年1月3日，我转业到原镇江船舶学院（后更名为江苏科技大学）工作；再如，到2013年1月3日，算来我参加革命工作已经53周年，在校园里工作和生活了30个年头。恰如欧阳修在《采桑子·十年前是尊前客》中所吟：“鬓华虽改心无改。”又如苏轼在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中所诵：“不思量，自难忘。”苏轼这是说对人的思念，我要写的是对岁月的记忆。

这些年来，我在校园里的所见所闻，常常从脑子里涌现出来，有的不值一提，有些却弥足珍贵。我常常想，不如把这些事写下来，省得脑子负担过重；而且随着年龄增高，许多事在逐渐遗忘的同时又要苦苦地去追忆，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如今应当趁闲散之时，将与自身相关的事追记下来，或作为个人的收

藏,或供朋友在茶余饭后消遣。再则,我在写作《海疆见闻》最后一篇时,曾许下要写《校园深深》的诺言,以记述我在原镇江船舶学院的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想。现在是时候了!



图1 校园晨读

即使道路坎坷不平,车轮也要前进;即使江河波涛汹涌,舰船也要航行。

1. 难忘的那年春节

1982年12月25日,我惜别了海军部队的首长和战友,告别了大海和军舰,带着妻子和小儿子海东,经宁波、杭州和上海,于12月31日到达镇江。

我第一次走进了镇江船舶学院的校园,到学院党委组织部报到。高元中同志和韩惠芬同志是我最早认识的组织部的同志。他们告诉我:“在平房8栋为你安排了住处。先去收拾一下,安下家来,再谈工作。”我的连襟老屠同志在镇江地区机关工作。头几天,我只得在他那里落脚。同时也与我早先寄宿在那里读中学的大儿子见东会合。虽然大家都有着久离而合的激动心情,但更多的还是对未卜前途的担忧。

说实在话,学院对我是很照顾的。也许因为我是从海防回来的缘故,分给我一套南北两间的有地板的住房。起初,厨房在两间房的中间走廊里,煤球炉的煤烟熏人,使人咳嗽不止。即使是这样的住房,

当时有许多人想要还要不到。

我在部队是团职干部，转业回来，实在也是“穿着裤头坐花轿。”除从部队带回来的几箱旧书之外，只有一张旧床和几块木板。要说钱就更可怜了，我在部队是20级干部工资标准，我与妻子双方都有老人需要赡养，还有两个儿子分别读中学和小学，因而平时并无积蓄。转业时，部队发了160余元转业费，再加安家费，共计不到500元。返乡路上三人吃住行的费用、在上海买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，共花了400多元，这就将23年当海军的辛苦钱花得所剩无几。三天以后，家算是安下来了。也许是受人民解放军大学校的教育培养，“一心为革命”的思想观念非常牢固。我是昨日的战士，今日的百姓，心中永远飘扬着一面“八一”军旗。我们买了一个煤球炉，有饭吃，有水喝，就想起该工作了。我爱人被安置在建设中的镇江展销馆上班，管理建筑材料仓库。我也急着要求上班。

那是1983年1月3日早上，我到学院组织部要求开始工作。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：“别急着上班，过几天学院就放寒假，过了春节再说吧。”

学院的寒假开始了，校园里几乎空无一人。我天天带着儿子学骑自行车。过去不是在舰艇上就是在海岛上，什么车也用不着。现在到陆地上了，

自行车是最必要的。

春节前,对我们一家的考验来临了。那时是计划经济,买什么东西都凭票。除了米、面、肉、蛋、鱼要票证外,就连煤球、大白菜、豆制品等都要凭票购买。米、面还好说,因为我离开部队时积攒了几十斤粮票,但副食品是要凭户口才能有票。因学院放寒假,我的户口没人办理。因此,什么票也没有。到了大年三十,我们只得借了人家几块煤饼,烧了米饭,白饭就着咸菜过年。我还过得去,因为经历过部队生活的人能吃苦。而我爱人心里很难过,非常失落,可怜两个儿子吃着白饭过年,脸上一副苦楚。学院里的人都忙着自己过年了,没有人来看望一下我这个“新来户”。想起在部队大家庭里过年的热闹情景,真是天壤之别。

大年初一,草草吃过早饭,我带着两个儿子去学骑自行车。因为怕儿子过着如此冷清的春节,太伤他们的心了。学骑自行车,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儿乐趣,冲淡不愉快的心情。到中午时分,回到家,不见孩子的妈妈,左等不来,右等不来。我和两个儿子自然连吃饭的心思也没有了。我又到她姐家去找,没有找到。到了下午四时,我突然想起,这里没有过好年,她一定是不告而别回常州老家去了。我带着两个儿子乘火车赶到常州老家,已是晚上八

时。从常州到家还有十里路,要步行。小儿子才八岁。一年前,他腿骨折过,步行十里真是难为孩子了。一到家,我母亲先是喜,后是忧,因为儿媳并未回常州。我又步行到常州火车站。买票上车,回到镇江已是深夜。到家一看,我爱人回来了。人的心情就是这样,当找不到要找的人的时候,心中窝着火,而一下找到了,一切也就都平静了。原来,她心中对春节没有过好有怨气,一憋气跑到了金山寺去散心了。回家后看到桌子上的字条,她倒也放心,可是苦了我和孩子了。我找到她,放心了,心里埋怨也没了,眼里流出了泪水。说明缘由后,我们一起赶往火车站,乘火车回到常州老家,老人和孩子都放心了。我们已奔波了整整一天一夜。新春的第一天,就在折腾中开始了。

生活好似一部书,有人写的是快乐,有人写的是
 忧怨,而我要用自己的血汗写下对事业的忠诚。



2. 进校园的第一个岗位

寒假结束后,学院组织部终于通知我去学院图书馆上班,任党支部书记。开学第一天,没有陪同、没有介绍,也没有欢迎会,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的工作。

早就听说,办大学有“三大支柱”:师资队伍、实验室和图书馆。镇江船舶学院是1978年12月28日,由中专校改建为大学的。严格说来,许多地方还是没有达到办大学的基本要求。就拿图书馆来说,馆舍较小,建筑面积大约还不到2000平方米,仅仅只够设置书库、期刊馆藏库、阅览室及教师阅览室。学生阅览室设在阴暗、潮湿的地下室,报刊和文艺书典藏在“打游击”——将书搬来搬去是常事。

图书编目,原来是按照学校自定的小型图书馆编目法。改建大学后,开始执行《中国图书编目法》。图书馆的编目正处在一个两种图书编目法的交替和过渡时期,显得有些乱。尤其是有些学术问题没有

解决,需要经过实践或向大型图书馆学习过渡。

图书馆的人员配备也不到位。首先缺馆长,业务和行政工作由一位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(现哈尔滨工程大学)调来的老李同志负责。他是老同志,工作勤奋、为人忠厚。但其妻新逝,留有孩子。他在家当爹当妈,在外工作繁重,实属不易。图书馆原来没有直属党支部,是与教务处合成一个支部。我到图书馆后才组成党支部,有七八个党员。

再一个是人员的数量和性别比例问题,当时不足20人,年老的和中专刚毕业的年轻人占了大多数。女同志工作细致是长处,但体力不足。因为图书馆面向师生,周日也要开馆,人员少了就要加班,加班补贴一天虽然仅有2角钱,但是人事处也常常不同意发放,只得采取加班调休的办法。我一到那里,棘手的事是要求调休的人多,有些人手上积累的调休条子有四五十天。随时会有人要求调休,必须调集人员去学生书库和阅览室顶岗。出于“救火”和“堵漏”的需要,我和老李也常常去借书处或阅览室顶岗。

当时图书馆没有十分成熟的制度,馆内青年人都是从本校中专毕业的,都有读夜大学的需求。他们认为,读完了夜大学,就可以到系里去任教或到实验室去工作。读书与工作常常发生矛盾,但读书往

往不能为工作让路。

曾记得,我到图书馆上班的第一天,见到期刊阅览室的一位中年女管理员(后来才知道,她是优秀共产党员蔡寿芳),她体弱,连登到桌子上擦灯都恐高、头晕。她希望我用两天时间帮她擦期刊阅览室的几十盏吊灯。我没有推辞,就干了起来。估计过去没有人擦过灯,灰尘很厚,一盏灯擦完,盆中水就像墨汁一般。一天下来,我也头晕了,手举起来后再放下,肩就疼。第二天,坚持擦完了期刊阅览室的吊灯。期刊部的女同志多,原来的主任是一个年老体弱的男同志。我去之后,成了他们中的可“调遣”的壮劳力。

高尔基说过:“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。”有人告诉我说:“到图书馆好,可以多看书。”其实,我的第一个岗位根本没有时间看书。我和老李都一样,大部分时间是在“救火”“堵漏”,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。当时,我心中有许多不解:我是一个从部队转业来的团职干部,老李也是从名牌高校调来的老教师,名义上是图书馆的领导,竟然每天干着上至“天文地理”(书本)下至“鸡毛蒜皮”(体力)的事情。我又想,只要耐心在此接受岗位的洗礼,也许就能适应这样的“大学生活”。

那个年代,人们的工资很低。从部队转业到高校,我工资算全馆中较高的,每月 64 元,加上妻子每月 30 元,要负担分居三地的五六个人的生活。当然,比我更困难的人还很多。奖金是月月都有,每人每月四、五、六元轮流转。有些人为了少一元钱,大动干戈、大吵大闹。那个时代的观念特征是“宁可穷,而不可不均”。我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,渴望着改变这种工作和生活状况。



图2 夕阳下的综合楼

用命运来解释生活,是暗淡的;用生活来诠释命运,它应该是五彩缤纷的。



3. 最难做的是人的工作

1983年的“三八”妇女节那天,女同志放假了,我在书库顶岗。人事处的领导叫我到人事处去一趟,我以为是与我本人相关的事呢!到了人事处,领导告诉我,图书馆有个老先生到退休年龄了,让我通知他到人事处办理退休手续。那时,刚实行退休制度,这事在我看来是十分简单的。但是回来找老先生却谈不通,而且他说了许多对社会、对党、对学校不满的话。我如实向人事处领导汇报。过了几天,学校不再催他退休,而且告诉我说让他继续工作。在馆内,群众对此意见比较大。因为这位老先生是全馆人员中工资最高的,却天天坐着看书不做事。有人对我说:“你能把这老先生奈何了,算你有本事了!”我对老先生说,既然不退休,就要干点事。与他商量几次,他回答是:“不!”这对于我这个刚离开部队的人来说,是万不能接受的。于是我就向院领导反映。领导叫我别管他。我就说:“他是我单位的

人,我为什么不可管,如果不干事,就请他离开这个单位。”领导告诉我:“为什么?现在不能告诉你,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

我到图书馆做的第一次思想工作,就此宣告失败了,我心中很是不满。在馆里组织的政治学习会上,我拍着桌子,不指名地批驳了这位老先生的言论。我说:“不要如此猖狂地攻击党和国家,不要无根无据地否定学校的领导,不要以为‘右派帽子’摘了就可以昧着良心说话。否则,在适当时候我还会赞成把你再打成右派的。”话虽重了,但镇住了说三道四的风气。老先生也接受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过了几年我才知道,这位老先生有后台,学院准备让他当的不是馆长,而是更高职务的领导。其实,我看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群众基础。

图书馆虽然是学校一个小小的社会细胞,但它却充分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特征。由于“十年动乱”,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扭曲了,失去了相互信任,为了保护自己,打击别人,形成非正式的群体。由于当时图书馆没有馆长,围绕着谁当馆长,有些人展开了许多“工作”。吹捧某人,无中生有打击某些人,因学术上的观点不一致,而带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来,甚至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都形成非正式的“摊

摊”，常常在会上会下互相发难。

其中有些老同志对年轻的同志挑剔得过分了些——年轻人中有刚刚中专毕业的，当时在边工作边上夜大学。因为这件事而向我这个书记告状的人很多。我一是听下去，二是耐心地解释，引导他们从培养年轻接班人的高度向前看。另一方面，我也给年轻人做工作。我支持他们边工作边学习，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，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。这得到了多数年轻人的理解。因为我从部队来的，说话甚至手势、用语都带有部队的风格。有一次开会，一位刚中专毕业，也是在边工作、边学习的女青年说：“你懂什么？在这里给我们训话！”我听了后，心中有些不平，但只能按捺着性子听下去。我说：“你如果是河川，请不要忘记还有大海；你如果是大海，也不要忘记还有大洋！我是刚来，不懂的事太多，不过我比你懂得多。首先你不懂尊重人。你不懂得院领导叫我来领导你，而不是相反。但你必须懂得我是在尽职！”这位女青年和大家都沉默了，会议也在沉默中结束了。后来，这个女青年自己要求调出学院，走了！

还有一次，一上班，有些岗位上的人在议论纷纷。有两位女同志找我，要求将某同志调出图书馆。我问为什么？她们说某人在这捣乱。具体事情